

行走指南

回廊徐曼的受主后 感

费勇 | 著 费勇 | 著 费勇 | 著

在行走中遇见自己，感悟生命的奇妙瞬间

在行走中遇见自己，感悟生命的奇妙瞬间

知名学者、《行走》主编费勇带你上路
行走，就是一个流动的世界，一层一层地徐徐在你面前展开

知名学者、《行走》主编费勇带你上路
行走，就是一个流动的世界，一层一层地徐徐在你面前展开

知名学者、《行走》主编费勇带你上路
行走，就是一个流动的世界，一层一层地徐徐在你面前展开

知名学者、《行走》主编费勇带你上路
行走，就是一个流动的世界，一层一层地徐徐在你面前展开

知名学者、《行走》主编费勇带你上路
行走，就是一个流动的世界，一层一层地徐徐在你面前展开

知名学者、《行走》主编费勇带你上路
行走，就是一个流动的世界，一层一层地徐徐在你面前展开



五洲出版社

行走 指南

费勇 |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走指南 / 费勇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399-6526-0

I. ①行… II. ①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97897号

书 名 行走指南

作 者 费 勇

图 片 摄 影 汪 轲

选 题 策 划 小 北

图 书 监 制 刘 峰

责 任 编 辑 刘 佳

特 约 编 辑 谭楚楚

装 帧 设 计 陈 铖

版 式 设 计 新兴工作室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字 数 135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526-0

定 价 36.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真正的旅行者纯为出发而出发。

波德莱尔

／ 写在出版之前



这本书最初成型于2001年到2002年之间，那时候旅行开始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件很时尚的事情。这本书谈的就是旅行这件事。然而，这不是一本游记，而是一本反游记的游记。我的兴趣不在于某时某地，而在于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的路上所包含的生命秘密。我有一个文体上的企图：在对于细节的挖掘式的叙述里，以灿烂夺目的文字，链接一个又一个可能的界面，呈现各种奇思妙想。总之，我希望写一本无法界定的书，一本启发思想上路的书。

十年来，这本书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出场方式，因为不知道把它归为哪种类型。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写作？我能够告诉别人的只是，这本书在尝试一种文体的可能性，一种思想方式的可能，在尝试一种让你觉得陌生的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它的类型，就在它的尝试之中。在尝试之中安静地独自生长，独自行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很感谢各种因缘，让这样一本寂寞了十年的书在今天出版，让它再一次去寻找自己的读者，自己的同行者；也让我更加相信时间并不会带走一切，有些事情总是走在时间之外。

2013年7月于北京

序

上路

为什么要上路呢？亿万年前，我们洞穴里的那些祖先，是哪一个最初离开了他（她）的族群，独自走向遥远的未知的远方？是因为觅食时迷失了方向？还是因为受到了族人的排挤？或者，只是为着一种神秘的好奇心？那时候，其实并没有路。那个上路的人在浓密的丛林里摸索。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野兽与植物，一个他从未见到过的世界随着他艰难的跋涉渐渐展开，他时而会恐惧，时而会惊喜。无法想象他第一次见到陌生事物时的表情是怎样的，尤其是无法想象他与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相遇时的情景是怎样的。我不知道如何让时间回溯到地球上人与人第一次在路上相遇的那一时刻。从那一时刻以后，有多少人开始在路上来来往往，或者为了寻找，或者为了逃避，或者是出去，或者是回来，或者是为着一个明确的目的，或者是为着一个朦胧的希望。

在乡村的雪夜，夜行人的足音清冷地飘进那些入梦者的枕边。然后，在雪后初晴的早晨，你解开系在柳树上的缆绳，一艘小船带你上路。那时候很小，喜欢坐在城市的街边，看着人来人往，车去车来。很久以后，在9点10分，你进入车站，离开这个城市，上路。每天有多少人开始第一次的远行？有多少人在路上？我们把门一关，一脚踏出去，家就在后面了，固定的、可靠的就留在了后面。前面呢，是可能性、道路、相遇、离别，诸如此类，是一个流动的世界，一层一层地徐徐展开。前面的一切，全部从上路的那一时刻开始，已经注

定的或可以改变的，回归或永远漂泊，即将发生或不会发生，所有的悬念都在你的脚步声里，在星空下回荡。

我的出发从某一个字的音节开始。然后，在一种旋律里，我让自己的想象与感觉，在风中变得有形，可以触摸。好像是托德·阿扬1990年一幅画的题目：游客是丑陋的存在。与游客有关的一切都在摧毁着最深刻与最自然的韵味，把一切美好的词语，例如风景、行走、山水等等，收编为一种时尚的调味剂，一种生活方式的符号，一种情调的标志，一种消费的层级。在如此堕落的年代，居然有那么多人宣称自己热爱自然、热爱旅游，看起来是如此荒谬。

我的出发从一个字的音节开始。然后，在一种旋律里，我想透过文字，让这个美好的词语“行走”不再轻佻，不再浮华，而是回到它原初的意义。行走，是生命的一种状态，是一种随时随地的动作，包含着生命内在的渴望、挣扎、喜悦、痛苦……与行走有关的词语：出发、到达、方向、歧异、激情、原点等等，是一些还没有被污染的词，保持着鲜活的力量和色彩，它们不会引导我们到此一游到处一游，然后用情调包裹一些浮光掠影，它们所指向的，只是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所隐藏着的曲折和广阔。

所以，这不是一本游记。这里的文字与旅游没有任何关系。与什么有关，以及这是一本什么类型的书呢？这正是我自己要询问的。



行者。

姿与影

「行者」

前方是不可知的未来，而留在后面的只不过是
一个又一个的驿站。既没有目标的召唤，也没有故
乡的牵引。他们只是在浪游，从一个空间到另一
个空间，不为什么的，为浪游而浪游。

「车站」

28

车站是活动着的——几乎是永远地活动着的——
并置诗学。当你站在出口处的人潮里往旁边一
看，发现不远处就是售票处、候车大厅，无数的
人正在买票，正在进入。出发与到达如此紧密地
同时显现。车站在出口处终止时，它已经成就了
一种结构，一种将生活中出发与到达这一对本原
性元素高度融合的结构。

「旅馆」

56

你所预料到的，以及你所没有预料到的，在我們亲历其间或置身其外的旅馆，像推理小说一样，随着一个又一个陌生男女的脚步，悬疑渐渐展开。一切的进与出都在旅馆的夜色里错落有致，而阳光稍稍苏醒，就戛然转换成另一种节奏。

行

「山水」

76

作为媒介的山与作为媒介的水有着深刻的共同点：借视角的转换把人引向深邃与广阔，或者说，把人从日常的有限性中解放出来趋于终极的无限性。也就是说，它们自然地具有一种返回原初的功能。

走

「乐园」

102

它是虚假的，因为它是建造出来的，它随时可以消失；它是真的，因为你真的能够身处其间，而且像在日常生活里那样行动，却又完全不受日常中的各种界限束缚，你在乐园里，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在它的内部，你可以飞翔，没有边界。

指

「遗迹」

128

遗迹的魅力正在于向我们敞开无数细微的细节。宏大的历史或传奇，在如此细微生动的线索中，再次复活了它们本来的质感。你在落日里孤独凝视，或在讲解员的抑扬顿挫里顾目四盼，飞翔着的是那些故事与意象，但是，谁能说出那些故事与意象呢？

南

行

走

【道路】

150

道路不论以何种形式显现，都是一种痕迹，一种体现着意志和欲望的痕迹，也是力量和技艺的痕迹。道路的沧桑，恰恰是存在的沧桑。道路即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我们与世界、与他人连接的方式。

【路遇】

170

最好不要说，至少不要说下去。让故事只是开始。就悬在开始的那个瞬间。在路上的很多地方，我们遇到了，仅仅遇到而已。无非是擦肩而过，无非是眉来眼去，无非是一夜风流，无非是没完没了……结果千篇一律，但细节却千差万别。

「城市」

194

指

这是在城市，你看过去，对面走来的，身后走过的，擦肩而过的，都是陌生人，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也不知道你是谁。何况你是一个路人，即使居于这座城市，在你居住的街道上，你见到的仍是陌生的脸孔。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连你自己，都常常忘了你自己是什么人。在什么都标示得清清楚楚的街道上，我们竟然常常失去了方向。

「田园」

220

南

如果在路上，有一辆开往春天的地铁，我愿意它开往油菜花地。有什么地方比油菜花地更春天呢？蜜蜂，花的香味，鲜艳的绿色，还有附近的红色，这就是春天了。



流浪者

许多被认为或自以为是“流浪者”的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流浪者。例如，那位写了“为什么流浪”“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之类魅惑性句子的三毛，与流浪没有任何关系。她把旅行当作了流浪（那位漫画中的三毛倒是可以以“流浪者”称之）。一位真正的流浪者，没有家乡，如果他（她）选择自杀，只会死在路边的树上，或者路上的河畔。最为重要的是，真正的流浪者没有身份，就像《诗经》中说的：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个在天地之间行走的人是谁呢？没有人会知道，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新华字典》解释“流浪”一词：漂泊无定。也许说出了流浪者内在与外在最鲜明的特征。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流浪者，那么，首先你必须放弃你的固定居所和固定身份。换一种说法，流浪者所有的色彩都来源于他们的不确定性，他们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可能到了那里；他们今天做这个，明天就可能去做别的什么。他们总是在路上。前方是不可知的未来，而留在后面的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驿站。既没有目标的召唤，也没有故乡的牵引。他们只是在浪游，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不为什么的，为浪游而浪游。

流浪者有时会在某地停留，这时，他们就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陌生人，成为某一个固定社区的边缘。在我从前生活过的乡村，在村东面的桑树地里，有一间小小的茅屋，那里面住着一个中年的剃头匠。谁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在某一天经过这里时，发现了这么一块美丽的桑树地，还有这么一间不知是谁留下的茅草屋，刚好，那个时节，他感到累了，他想停下来。而刚好，这个村需要一个剃头匠。于是，他就在此地住了下来。人们开始时还会对他的过去好奇，但渐渐地，只知道头发长了就去东边。然后，可能是过了两年或三年，某一天的午后，